

左傳輯釋

十二

伊₂
209
12



伊 12
門 209
卷 12



左傳輯釋卷十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旬卒五同盟夏邾界我來奔無傳界我

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正義劉炫規過

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衡案界我來奔傳不言其故則其何以來奔今不可得而知但為庶其之黨則斷非經旨二十

左傳輯釋 卷十六

一年傳云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若
是庶其之黨、其位必不貴於庶其、則亦非卿也、今經
不言以地、仲尼何以書之、經也、若以庶其竊地之罪
并書其黨、春秋所書、將有不勝書者焉、劉炫引釋例
而規之、是也、界、石經、宋本作卑、阮元謂釋文界必利
反、卑在五支、界在六脂、以音理言之、界字不可代界
音必利、反、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石經非、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

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

故為楚所納、衡案、傳云、楚人納公子黃、唯此似與成
楚、二慶譖之也、國人殺二慶、而楚得納之、是國人好
黃而惡二慶也、既好黃而惡二慶、則有國逆之義、故
變文書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以見其得國人之
心、傳言楚人納公子黃者、正以釋國人好之、則雖諸
侯納之、亦從國逆之義耳、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人曰復入、

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爭、非欲出

附他國、故不言叛、衡案、晉以封境言、正其以惡人之
次書入于曲沃、於文當然、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
晉人雖愚、豈待敗後走曲沃、而後始知其入于曲沃

哉、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

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

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

也、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

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

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

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

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服虔云鄰

國尚為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衡案絕期謂臣下之喪尊同則不降況敢絕之乎注謬甚陳侯

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

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

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

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

楚而叛之不言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

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

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

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

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衡案二慶譖黃

黃歸於陳是陳人惡二慶而善黃故楚雖納之經以國逆為文傳云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言陳不殺二慶楚人雖欲納黃不克納也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

若勝妾在其中衡案晉嫁女於同姓齊納諸曲沃

欒盈邑也傳遜云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

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衡案傳說似矣然下文范

氏賂魏氏以曲沃，若直分掌之，不得言賂焉。蓋曲沃初與翼並立，其封境必廣，後雖合并為一，仍稱其舊境為曲沃，故分屬公與諸臣。欒盈夜見晉午，歟，然則此曲沃非晉宗廟所在也。

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

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陸祭云：言雖事

不集而死，實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

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

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

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

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

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

之，欒卻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

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

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

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

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子及七輿大

夫與之正義服虔云下軍與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樂王鮒侍

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

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

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殺戰

還遂常墨縗釋文冒經以經冒其首也一曰縗冒

偽婦人故以衣冒其首耳後說得之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

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

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

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階隊遂

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

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

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

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

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

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

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陸粲云、說文攝、引持也、言引車逐之、衡案、攝、整頓也、當事之殷整頓戎車、乘以逐之、乃遇欒樂、樂盈之族、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轆槐而覆、衡案、傳言而覆、則隻輪乘槐根也、若是雙輪、未必至覆、故杜云、轆槐、轆本或誤、櫟、今

從宋本、淳熙本、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衡案、戟有兩枝、一故可、鉤也、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正義、左翼曰啓、右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說文云、肱、腋下也、肱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名軍為啓者、衡案、啓、開也、開斥

在旁也，豈右翼並，中堅故名肱，左翼則遠，故名啓與。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

為右，右翼曰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

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

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

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桓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

陸祭云：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曾孫，此云孫，蓋傳寫脫之。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子

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朝歌，今屬汲郡。衛南渡河而晉伐狄，取之。為二

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

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

壘壁，熒庭，晉地。正義：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鼓也。顧炎武云：今翼城縣

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

庭城南，衡案：齊侯之還，在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之前，則其在晉地暫耳，恐無築壘壁之暇，且傳云

張而不言築，正義云：張設築作之具，義不可通，蓋

齊侯驕欲伐其功而心畏晉欲速還不復暇作武軍特張設旗鼓以象武軍故傳言張耳服說可從

戍郟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

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

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八月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季

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

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

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

夫衡案豐蓋季氏宰若屬大夫亦

是公臣季氏立少何必為行他日又訪焉對

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

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

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

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潔之召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

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

之下衡案之字指眾主人與旅者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

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衡案詩毛傳論

解字皆訓愠為怨後皆譌為怒故宋閔子馬見之

以下諸儒遂訓愠為怒非古義也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所位處 衡案門猶家也 必言門者以其

所由入耳言禍福之至無前定之家人召則應之而至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

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

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

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

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

騶豐黜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

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

之孟莊子疾豐黜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

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

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

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

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

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

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

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善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常志相為戾猶藥石之療疾正義治病藥分用石本草

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惠棟云服虔曰磁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磁所以磁彈人癰腫也王引之云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石與藥為二物故下文云美疾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羊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衡案礬以彈癰腫痛殆難忍故以喻孟孫惡己若為鍾乳礬磁之類飲之不覺痛苦與惡我不相應美疾服說是也王以藥石為療疾之石即服義也
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疾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衡案臧武仲知以公鉏立

此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

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

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正正義七年

傳稱叔仲昭伯為遂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衡案正夫蓋臧氏家臣主其私邑役夫者
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

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

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

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

丘縣所治惠棟云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鄭康成云祝或為鑄高誘曰

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馬宗璉云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是鑄國已為齊邑

矣宣叔娶於鑄是娶於齊之鑄邑非國也衡案宣叔娶於鑄邑傳當舉婦家姓名不應直言娶於鑄

又下文臧賈臧為出在鑄是猶有舅家可依以為國則可以為邑則其言大汎以此觀之此時鑄國

未滅蓋齊雖滅之猶存其祀如紀季於鄆耳杜注是也繼室以其姪女子謂

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

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齊召南云

按十七年傳高厚圍臧紇於防郟叔梁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為卿

之後亦嘗還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

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

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

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

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

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

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臧為臧紇致

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

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己衡案廢長立少本是一家私事乃季孫不忘之亦不可以盟衆杜注八字

可謂蛇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

焉惡臣諸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衡案首猶辭也言所以標

顯其罪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

阮元云上傳盟東門氏釋文母音無下同按上文作母此則不應獨異釋文是也衡案經注古本作

母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

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晉人克欒盈于曲

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

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

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衡案國謂郭內遂襲莒門于

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釋文還音旋明日

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正義檀弓云、哀公途辟於路、晝官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

子亦不得受野弔、惠士奇云、賤者野受弔、謂之郊弔、所謂君遇柩於路、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斂、則郊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馬宗璉云、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惠士奇云、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王引之云、此寢廟、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為人之所居、故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此德以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衡案、穴謂穴處

之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其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天子七廟周加姜嫄之廟為八廟則每廟守之者七人先王最重宗廟此七人者當朝夕灑掃巡視鼠安得穴處之哉正義以下皆暗於此義日祭月祀雖本於禮禮謂貢其物未必日祭五廟人死則處廟故襄四年傳寢廟並言非謂生人處廟也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

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

以比鼠欲使怒而止衡案寧與亂對安也如何本注古本如此阮元云石經宋本岳本經

是也如何即而何今從之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衡案不順謂廢長立少不怨謂不推見廢者之心夏

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

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沈彤云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歷以為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

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

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

宮○二度二十一分二十秒實踞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虛一

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

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

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

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

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

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

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正義劉

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

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

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

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

以為並時為國非滅唐封杜陸榮云唐杜二國者

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為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

魯縣後奔晉為范氏者杜也今合而為一誤矣顧

炎武云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

其民于杜馬宗彙云杜以商之豕韋乃劉累之後

既滅而復封無書足證滅唐封杜之解本竹書紀

豕韋可知矣杜注是也其言豕韋國於唐則失之今案陶唐氏豕韋氏皆是一國則唐杜氏亦必一國蓋范氏之先邑於杜以其出於唐堯故號唐杜氏唐非國名也此傳及昭元年二十九年傳皆無可疑者杜以唐為成王所滅遂生葛藤耳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己世為興家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

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釋文既沒其言

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阮元云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後世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

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

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祊祊廟門正義釋官云祊謂之門李巡謂廟門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患而無令名之難衡案賄財也難亦患也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

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衡案

石經改刻子下無之字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王念孫云沒沒貪也

故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為後也韋注曰沒
 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人
 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
 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
 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不之
 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願叙以
 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
 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
 趙策作沒死衡案沒沈也心沈於利猶身沒水昧
 闇也心為利闇冒難妄行是其本義也其訓貪訓
 冒乃引伸之義也昧死以聞者將焉用賄夫令名
 心有所不忍默冒死罪以聞也

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
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言
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

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衡案本多作樂只
 君子與詩合只助
 語辭樂只謂其心樂易其作言者蓋同聲假借但
 十一年傳昭十三年傳及此引詩杜皆解樂美則
 其本作為故傳文從石經宋本岳本作言而存其
 義於疏中焉有令德也夫者言詩稱樂只君子為
 邦家之基者以其有令德也夫放此**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
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
 所以濟令名衡案此斷章取義女謂諸侯言上帝
 臨視女諸侯其威可畏無有敢貳爾
 心武王有令名故**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
 也衡案行往**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
 財以自生衡案浚抒也抒出川泥也貪取人財使
 之至無餘猶抒川泥至底故亦謂之浚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正義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

讀曰償，償，僵也。為齒，牙僵仆其身。陸祭云：焚，讀如字。安知象無焚死者？衡案：服以焚為償，假借是也。象若焚死，牙亦必傷於火。今觀象牙，未見有火傷之痕者，偶有焚死者，亦不得言有齒以焚其身。陸

非。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

請伐陳也。鄭伯誓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

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一釋文是以請罪焉，

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阮元云：案石經請焉二字，刊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宋本

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加兵於陳。衡案：上請如字，下請猶問也。請晉侯問得罪於陳也。若不重請字，

即加兵於陳，不必更言施。宋本誤。敢不誓首，為

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

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

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蕩啓

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蕩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

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

無宇從蕩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

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

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
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
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
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
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
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大吉射犬
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
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眾寡
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
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

國異於大國也阮元云說文附字注云附婁小土山也引傳作附婁無松柏蓋古字通北
宋刻釋文婁本或作婁應劭風俗通義李注文選
魏都賦引並作培婁周伯奇六書正誤云俗用培
婁非也衡案言小國之人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位祿皆微彼必輕侮之
二子張骼輔蹀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
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衡案已本
杜云安車亦謂乘車非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
安車蒲輪之安車也
踞轉而鼓琴轉衣裝釋文轉張戀反一音張戀反
傳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
與此軫字之譌詩小戎棧收注云收軫也謂車前
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且下文云取胄於囊
而胄則囊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也阮元云
杜意謂轉即縛之假借字也二十五年傳申鮮虞
以惟縛其妻縛直轉反即衣裝之義也衡案周禮
地官羽人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注縛羽

數束名也轉轉皆以專為聲聲同則義通故杜轉
 轉為縛然則縛色束衣物之名疏以為囊與注微
 異明人不知古人假借之例傳以轉字從車謂與
 衣裳不相涉遂破轉為軫不知軫與下四邊橫木
 其廣蓋不過五六寸訓踞為坐其物太狹不可言
 坐以為反企左右有軾前軾後一尺有軾而前臨
 馬尾不可反企其可反企者唯後軾然車廣六尺
 六寸而琴長三尺六寸二人相並反企於後軾琴
 首尾相礙不可得而彈若相面各近不告而馳之
 垂其片足亦不得言踞杜注為長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囊而冑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
 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衡案弓挿於既免
 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
 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

志入而已今則法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
 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
 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
 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
 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
 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

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
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邾邾

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官齊叛晉欲求媚於天

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

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衛案釋例云大路疑是革

也詳見于十九年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

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

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

歸以語然明然明醜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

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

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

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

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例詳之衛案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為卿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

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衛案重丘齊地而書同盟齊與盟可知矣故經

不復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

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

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衛案傳云晉侯使魏

衛與之夷儀又云衛獻公入于夷儀是晉納之故經

書入杜不知成十八年傳歸入互譌求其說而不得

遂解入為自外而入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

之辭耳餘詳于前

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衛案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

尹蓋在衛侯入夷儀之前傳

以此起文遂終言楚事故衛侯入夷儀在屈建滅舒

鳩之下左氏敘事之例為然其實衛侯入夷儀在屈

建為令尹與其滅舒鳩之間故經書滅舒鳩在下杜

不曉左氏敘事之例動以赴告前後彌縫之粗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

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

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衛案傳

隱於短牆以射之卒不言斃而言卒者蓋

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傳亦云卒耳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

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

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

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

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陸案云此當以夫則從風風能隕妻也衡案凡言從者皆謂變卦從猶為也坎為中男兌為少女坎夫變為巽風巽

風隕落兌妻有夫妻相傷之象故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疾

黎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衡案巽為室故云入于其宮也坎者離之反離見也則坎為不見又變為巽巽潛伏也皆不見之象故云不見其妻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

不可以動衡案繫辭爻言乎變者也三在水外水外必有石又變為陽為堅為剛是三有石象卦名困故云困于石陰有開通之象故曰其動也開今塞而為陽故云往不濟也據于

疾黎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

疾黎恃之則傷衡案疾黎謂九二九二坎之主在

往不濟退與二親故云據于疾黎也既與二親恃之為內主然疾黎有刺據以恃之必為其所傷故云所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傷也

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嫫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官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林堯叟云：杼之家近於公宮，尤當警備。**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掇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

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官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林堯叟云：杼之家近於公宮，尤當警備。**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掇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儻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

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官祝佗父祭於高

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爵弁祭服衡案祝佗父士也申蒯侍漁者侍漁監

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案

帑蓋蒯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反死君之義衡案皆借通崔氏殺鬻蔑于平陰鬻蔑

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

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眾

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

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衡案養猶奉也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

亡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

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

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

之義何所歸趣陸祭云趙子常曰將庸何歸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王引之云庸何也何歸之為庸何歸猶何傷之為庸何傷安知之為庸安知詎知之為庸詎知孰能之為庸孰能也解者多訓庸為用故義不可通衡案庸訓用王所引荀子庸安知大戴禮庸孰能之庸頗難讀故王以意訓何耳然何何連用勿論不詞何安何孰亦皆不可通蓋安孰之義皆與何近庸安庸孰猶言庸何耳當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尺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

不待五月四翬喪車之飾諸侯六翬正義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翬二黻翬二畫翬二鄭玄云漢禮翬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正義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衡案齊人既弑莊公歸伐晉之罪於莊公以說晉故云以莊公說劉說亦未盡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

侯故不書，鉏，隱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正義劉炫云：哀元年

蔡人男女以班，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衡案：男女別班，以迎師，任其俘執，示無一人不服者也。以班者，示國雖滅焉，不敢亂禮也。自六

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

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王引之云：晉之

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

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

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

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

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

女於靈公。釋文：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歆。辛巳，公與大

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

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

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

臣釋文縛直轉反衡案石經宋本岳本閩本監本如此縛本或作縛非鮮虞推而下

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

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

將舍奔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

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

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故不可

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

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

鐸遏寇為輿尉藉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

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即輿帥也故襄十

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

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

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三十帥者

師帥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

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

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

大國三軍師帥十五也晉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

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

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紆

之師旅為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

逼師下衡案上云六正杜云六軍之卿是此時晉

侯率六軍故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

有三十帥也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

師自宜退陸彖云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也今齊人弑君而伯主用師焉是討賊也非伐喪也孰謂其宜退哉傳不譏晉侯受賂當以其惡顯明無俟貶駁耳元凱斯言殊乖大義衡案經書會而不書伐不成伐也傳云齊人以莊公說而晉侯許之是重私讎而輕弑君之罪非霸王之道也傳言此正釋經所以沒伐不書也杜陸不唯不達傳意又舍其重而輕之論失之遠矣使叔

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并埋木刊隧徑也埋塞也刊除

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突穿也陸彖云突觸也衝也焦循云突宜為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官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

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

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衡案周禮大司馬職曰若

左傳卷十六

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厭謂厭冠喪服也玄謂厭伏冠也陳侯奔墓既而知鄭無意於滅陳乃復歸城免重於厭免擁社者示自期亡也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

朝繫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衡案繫絆

繫馬足再拜誓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

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

人數不將以歸中井積德云此俘謂男女別而繫者非陳上俘獲故云入數俘也下

文獻捷於晉乃陳上俘囚也與此別衡案上文云子展命師無入公官與子產親御諸門是二子在

公門外陳上所俘獲必不在門內也及司馬行賂請成子展先入見陳侯於社子產次入數男女別

繫者於朝謂之俘者以其自祝祓社衡案陳侯免

累也而子展子產皆出也祝祓社衡案陳侯免故祓除不祥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

定之乃還也衡案陳羣臣奔散鄭人收其土地人

非間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

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

句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

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

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楚遠子馮卒屈建

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衡案此追序將言舒鳩之事故先言之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

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

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

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慮水雨釋文墊下也衡案水潦至則水上地

能如意故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

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

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

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

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

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

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

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

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衡案上文云子美

云用敢獻功故杜云爾然此云獻下文云乃受之

是有物將之不徒告其功也軍獲曰俘人民寶器

皆捷也捷乃有俘故謂俘為捷耳下文言功者戎

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
 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
 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
 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
 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正義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蒯祝陳為三恪衡案鄭說是也如杜注只是恪安得謂之三恪哉言備者封陳在蒯祝之後不謂其世之遠近也則我周之
 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
 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
 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
 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
 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
 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
 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王念

孫云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意意億並與臆同是億為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書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臆是億盈皆滿也衡案逞快也猶言厭足億逞欲滿而心快之也

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

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

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

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惠棟云手古首字土喪禮云載魚左

手進鬻注云古文首為手成二年經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之證衡案首作手者聲之誤耳首手偕在身若二字通用陳之辭令著之文字孰能辨其為首為手哉名以辨物而反使人疑惑非聖人命名之意也授首謂誅陳知其罪當降而反授首于我是死非降抑又何也今案授手于我謂男女別屢夫執兵禦敵其用在手今陳人不敢抗自屢以待鄭師是其手反為鄭用矣故云陳知其罪授手于我手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正義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鄭也陸粲云辟法也衡案據晉人所詰陳必小於鄭而疏云鄭小者以經序諸侯陳常在鄭上耳竊謂陳鄭大小不且昔天相縣隔經以王爵序之故陳在鄭上也

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

衰差降釋文衰初危反衡案此以殷法言周法公

五百里遞減百里至男一同然八百諸侯

左傳卷十六

歸周者不得皆增封如周法故子產孟子皆據殷法而言之或據此疑周禮為偽書非通論也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

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

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釋文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

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之子子木使庀

賦庀治衡案庀具也兵生於賦故數甲兵必數甲先具賦杜訓治義雖可通非古訓也數甲

兵閱數之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

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數澤鳩聚也聚成

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陸祭云鳩

聚也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者也豈以備田獵哉王引之云鳩當讀

為究爾雅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數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

皆以九為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醕為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衡案：陸以鳩為聚財物，似矣。然曰度曰鳩，曰辨曰表，曰數曰規，曰町曰牧，曰井則此九者皆謂量其入，未及斂其財，故下文承之云：量入脩賦，王轉鳩為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衡案：京陵出財有表。

淳鹵 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陸祭云：或云淳鹵地宜鹽。

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衡案：淳，漬也。地漬於水，淺狹不生物，又不可得而耕，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此二者為棄地，故曰表，言表異之不在於賦斂之數也。楚地南不及海，又無鹽池，陸以為宜鹽者，非是。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賈逵彙燒塆之地，鄭玄云：疆，彙堅者。衡案：賈逵是也。疆地損於旱潦，地損於雨，故計減其租也。賈讀疆為疆，疆每互譌。

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或其本作疆也。

受水多少 衡案：偃，堰同。擁水曰堰，豬，停水也。偃成於人功，豬生於自然，皆有菱芡魚鼈之利，故亦規。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衡案：町，田區畔埒也。

耳，其實不能平坦如衍沃。管子曰：平原之牧，隰臯濕，何有於高是也。故治其畔埒，以區分之。

牧隰臯 隰臯，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正義：賈逵云：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

鄭賈同此說也。**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衡案：以上十事，書土田是其綱，故不言所入。

度鳩辨數規之屬，唯淳鹵無所入，故特言表。町原坊以下三事，賦入寓於法制之中，故唯言其制而

不及賦入之法也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

稅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籍疏其

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

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陸祭云傳文以賦車兵

於兵卒下各入注獨於甲楯言有常數亦小誤衡

案上文云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并衍沃以上言庀

賦賦車籍馬以下言數甲兵故中間楯量入脩賦

一句以承上起下上文甲兵並言則車兵徒兵皆

兵器非甲士步卒也故此亦與甲楯並言而以之

數二字總之車馬非兵器故別言之若是士卒亦

當別言之不應與甲楯並言杜注謬矣徒兵本或

作徒卒注云步卒若傳作徒卒何須注解今從石

經宋本岳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

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衡案啓猶

年傳夫人將啓之是也啓之謂開導我獲射之必

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衡案吳子不即死後以楚

傷卒故經傳皆書曰卒楚

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

與焉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

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

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

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衡案然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鳥呼詩所

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氏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

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釋文說音悅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

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

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正義

棋者所執之子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衡

案舉棋謂執子將下之舉棋將下之或以甲為是

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

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釋文此傳本為後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

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正義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

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郊以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

經故也阮元云石經此上題云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案宋殘本此卷起閩監毛本亦在三十

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衡案據傳例會于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哉但以簡編爛脫後人超

行寫之杜合經傳時欲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前首因加一傳字以別之至唐石經皆仍其舊宋人始

據傳例改置之二十五年之末於義是也而仍不刪傳字則失之今且依十行本而存其義於疏中

云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

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

傳寫失之正義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

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為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

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

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

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

戌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

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欲使荅秦命，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倅頤煊云：御與

兩御之，甫田以御田祖，鄭箋皆云：御，迎也。公羊成二羊傳：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穀梁傳：逐作御，何休注：逐，迎也。衡案：當如當食不歎之當，御侍也。當侍猶言當直。三云：叔向不

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

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釋文：御，魚呂反。褰本或作騫，音

雖同，義非也。說文云：騫，袴也。陸粲云：拂衣者，振拂其衣也。褰裳者，褰舉其裳，義亦小異。阮元云：依說文，攘，摳衣也。此為正字。騫，褰皆假借字。衡案：奮腕就之，故振拂其衣，衣謂袖耳。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衡案：言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

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

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衛

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姒

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

子復攻孫子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

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正義服虔云殺大子角不

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

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弑君之下並亦言大

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

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衛案衛

人不君其君剽既無諡則於角必不正大子之名

經沒而不書所以深罪衛人也傳不言衛侯而稱

子叔書角為大子示衛人不君其君以明大子之

不成大子正釋經所以沒大子而不書也故又承

之以書曰云云傳意甚明若以為不告衛人書曰

亦必不以弑其君告諸侯經何以獨書之也

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

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

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行

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

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

納而復其位衡案此亦國逆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

已領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釋文領戶感反本又

作領低頭也徐階曰黜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領假

借也惠棟云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領又音欽曲頤

也列子云巧夫領其頤而歌合律注云領猶搖頭

也中井積德云獻公以遠迎者為厚於己邇迎者

為薄於己因隆殺其禮傳言之者以見其狹中無

應履軒是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

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

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

言故忿之陸祭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外內之言故忿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

云伯父無裏言也若文子之譏甯喜特私說之耳公詎得聞邪衡案在訓存古義也陸說非其謂公

不聞文子之言則得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所怨在親親衡案言文子不存問對曰臣知罪矣

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居者出謂行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

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

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

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

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惡鬼也衡案厲乞丐也列子曰厲憐王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

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鄭

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羊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

名蓋請之於王趙汭云晉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

杜說非也陸祭云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注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而可也豈禮也哉衡案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則再命以上當命於天子然昭十二年傳云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則固有著矣若命於王當言王命而今云君命則春秋諸侯之卿皆命於其君矣命既出於君則車服亦其君賜之可知此雖非禮世衰禮變聖人亦不得其從而卿之故二命以上書之經也如晉命士會欲假王命重之故以服羣臣故特請於王耳不以此概諸國之卿趙陸得其義而未言其證故特詳

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正義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岳戈錫等杜何以

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衡案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蓋言其極凡為卿者未必皆百邑也然大者百邑則其為卿者受邑亦多子展為卿若只與三十二井僅半一甸恐不足以為賞是也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上卿子展
 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

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衡案賞者人君所以臣功本不及賞況
 敢受邑乎請辭之

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惠棟云呂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如鄭三年而知

鄭國之政高誘曰知猶為也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

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子

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

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

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

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

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

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

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

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齊召南云楚既僭號

稱王則其子亦必僭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仍稱公子經傳所書楚公子某是也其在本國臣

民自皆稱為王子此傳是以戍怒抽戈逐王子圍

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

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

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之正衡案取貨將以賂秦

也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

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陸祭

云謂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嫌有貪名傷國體耳非計名利之大小也衡案受楚功而取貨於鄭是鬻楚功以牟利也何以爲國故子產知秦不與矣陸謂貪名亦未是不其本或作其不非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

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

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

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

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

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正義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

言爲是衡案六十井亦未滿一甸晉與諸侯疆戚田何爲僅僅取六十井而左氏又特書之也服說

是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衡案傳以尊公

不失所釋鄭先宋而經所以於是衛侯會之晉將

書良霄自明故不復釋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

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

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

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

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

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

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

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正義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衡案嘉

樂君子謂君子之心常嘉樂也樂只愷悌等皆同此指齊鄭二公蓋小人之心中險阻不測君子則坦蕩蕩常和樂也**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

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

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

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

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

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

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

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

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

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

轡之御剛馬正義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今其書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

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此詩餘無

所見故謂**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

彼文是也**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

執君釋文本亦無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

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

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

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釋文鄭七穆謂子展

公孫舍子罕氏也子西公孫嘉馳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

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

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正義

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

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衡案子展儉而壹是左氏之言叔向言後亡而不言

所以後亡故左氏補此句以明其意也楚之伐鄭子展獨欲守信以從晉是其用心之壹而所以能

全終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

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

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貌

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

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

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太子知之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

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

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明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

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正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產死，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使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己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衡案：公問產罪時，棄猶為妾，而傳亦稱夫人者，據後言之耳。不以此疑棄既為夫人矣。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

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子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臧琳云下文聲子曰子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椒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衡案伍舉實送之者楚人之言乃其實也楚君與大夫則聞其言而文致之曰實遣之下文聲子云云及國語皆舉文致之言而駁之故曰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曰康王以椒舉為遣之曰執政弗是是正也不是正其實

也是皆實不然而為然之辭送遣二字前後相照伍舉本無罪而君大夫文致之過躍然而出矣子木安得不復之哉若改送為遣伍舉有罪出奔固其所也有何趣味臧說大謬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

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
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
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
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
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
國所命為天子陸祭云鄭箋天命之於下國以為天子是也此湯所以

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
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衡案此亦
述先賞後刑之意故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王者日一大牢加膳蓋二大牢或加一少牢無文可徵焉加膳多肉故飲賜非謂飲賜為加膳也諸侯日一少牢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不舉盛膳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

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

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衛案傳

戎者皆謂為公戎車之御則此戎車亦謂晉侯所

乘之車殿後也晉人以為謀主故實之公戎車之

後以參機密成十六年傳曰苗賁皇在晉侯之側

亦以王卒告是也若是後軍與中權相隔非謀主

所宜居也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

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

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不是其曲直衡案是正也楚語子牟得罪

實否不善是者不善正其曲而亡執政弗是亦謂不正其

直也大夫本或作夫人非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郤郤晉邑釋文郤許六反徐又超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遇楚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

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行歸者然後逸楚囚者特行令楚師宵潰晉降彭

中一事欲使楚信其所令也

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鄆陵

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賈逵鄭眾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也。欒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陸榮云：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欲之。韋注云：鄭司農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此說於義為勝。衡案：成十六年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則二人未嘗分中軍別將之。賈說非也。二人既夾公行，不宜簡易兵備，令楚貪己以危其君。杜注亦非。十六年傳又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則此傳言欒范易行者謂分中軍之良以與中行二卻使擊楚左右師故下文承之云中行二卻必克二穆誘之云者楚人輕晉上軍新軍今陰分中軍之良與之不使楚人知之楚人輕進與之戰是誘之也此傳欒范易行即國語易中下此傳以誘之即國語楚必欲之皆謂十六年傳分良以擊其左右但此傳據中軍而言之故云欒范易行國語據中軍及上軍新軍而言之故云易中下也鄭說洵是時晉下軍不易行而國語言易中下者於文不當言易中與上軍新軍均為中軍之下故言下以總上軍新軍耳韋昭以中下為中軍之上下亦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鈞時將上軍中行偃失之卻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佐之卻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與中行二卻故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

攻之正義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衡案楚語上文云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中謂中軍是中軍先合其上下新三軍敗楚左右軍然後萃於王卒故云三萃韋注是也此傳上文云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不言中軍先合故云四萃立文有宜非有誤也四萃謂四軍集攻杜見與國語不合謂四面集攻之未達內外傳立文之意也王引之謂古者四字積畫國語誤損一畫亦非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
 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
 比叔向陸祭云言令其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
 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
 小人之性覺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
 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覺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
 與楚戰者皆覺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
 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
 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
 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
 涉汝水南歸釋文汜音凡正義杜檢汜是地名非
 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
 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
 涉汝水而南歸也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正義曲禮云：列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衡案：二十五年，既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之文，故此舉傳文直

言齊人城邾之歲耳。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衛案：烏餘，齊大夫，盜魚，乃其私謀，非晉命，於法當書盜，然高魚小邑，晉旋討烏餘而歸之，非褒貶所加，故不書耳。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

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晉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

在石惡下，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案，衛殺甯喜，在叔孫如會之後，故書於宋會下耳。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依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齊召南云：豹不書族，自是蒙上文，會盟祇同。一也。左氏以爲違命，穀梁以爲恭，褒貶不同。要皆過當。衡案正義引釋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而論之，其說極是，說又詳於傳。

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衡案亥本

或作卯、非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

受地為名、衡案、烏餘襲衛羊角取之、則衛亦喪邑而此及下注皆不言衛、下諸侯是以睦

於晉正義引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亦不言衛、而皆未說所以

不言衛、蓋杜注脫衛字、劉則據誤本杜注為說、故皆不言衛耳、使烏餘具車徒以

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出

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

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

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

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正義、古本亦有不重

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

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惠棟云、劉云、不重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

上文云、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文云、皆取其邑而歸、為絕句、重言諸侯衍文也、

衡案、歸字句、不重言諸侯是也、然諸侯亦謂天下諸侯、言晉以信義、撫恤四國、諸侯義之、是以皆睦

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

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

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氏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

不書，非卿也。衡案：朝外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

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鱣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水門。水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水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

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衡案鯁所以出以其君無道也今仕而廢其事

人以鯁為不肖舊君之惡不顯於去國之道得矣然於新君為罪若治其事人以鯁為材材焉而出

其國人必非其君是明其所以出也為人臣者去國不言無罪今使人非舊君非人臣之道也二者

皆罪將孰愬以免其罪乎故不可仕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正義終身不仕叙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

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

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正義服虔云衰麻已

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稅服之輕者衡案服說是也總諸侯大夫為天子之服衛侯為

其弟尊卑顛倒必不然稅服見於戴記然亦不詳言其禮蓋唯衰麻在身餘如平日傳又曰如則不

全同稅服蓋燕居服之其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正義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惠棟云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

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臣弗敢聞且甯氏唯多邑故死

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案衡

通前九十邑未盈百故受半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

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
 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
 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
 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
 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

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

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

以為多文辭釋文沈云舉謂記錄之也正義服虔

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

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

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

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

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阮元云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刊去案

錢大昕云上文已書向戌此不當更言宋石經刊去是也

戊辰滕成公至亦小

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

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敵

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

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釋文

實反衡案駟本或作驛據釋文人實反作驛非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衡案子皙名黑肱字當从自作皙石

經以下並作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

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衡案奭本或作渙非曹許之大

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

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

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

可左廼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

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歸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

正義：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沈彤云：不病言豈不病也，莫之與，故病。焦循云：不病病也，謂食言之病。言食言者自病，不能病人也。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衡案：言彼若食言必將自病，子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陸粲云：病字宜讀屬下，謂為必能致死助我也。顧炎武云：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嚴杰云：守字句絕。案夫猶彼也，謂宋也。衡案：若合諸侯之卿，至安能害我，論楚不能病晉，且以下論楚負信病晉，言楚若能病晉，吾因宋以守病，亦不能害我也。杜注

病字上屬為句是也夫字訓彼訓人人皆
 通但下句云與宋致死則訓人人義差長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
 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
 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
 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
 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
 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
 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正義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
 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
 義得之沈彤云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
 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杜善
 解左氏可也即謂賈服皆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
 服異孔子之經豈其然乎案劉敞曰蔡沈失位左
 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
 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
 可違非也此論甚明衡案左氏詳記叔孫之言後
 儒據其文猶能知叔孫尊魯國況左氏而不知其
 為義舉哉而言以違命貶之者以春秋去族之意
 實在斯也蓋當時魯國之患不在其國不尊而在
 臣不奉君命季孫視邾滕之言本為失策然假公
 命而行之則亦魯公之命也叔孫賢者魯人服之
 今明知其非而奉承不敢違使魯人知君命不可
 違則公室可張而季氏可抑矣故上文特標之曰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其意甚明且視邾滕洵
 卑其國矣然其害不及民魯國君臣以其間脩政
 施仁欲長視邾滕豈可得哉故在當時順命重於
 尊國叔孫不達此義違命申其義不免助季氏以

弱公室故聖人去族以敗之而丘明以違命釋之也後儒所論乃人臣常法君能制臣則出境之大夫行之可也魯國則否其不知時務正與叔孫同豈能知聖人時措之宜哉 晉楚爭先

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

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釋文狎戶甲反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

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正義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郈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黈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

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衡案為本或作謂非乃

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

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衡案遙應蔡歸生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之言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

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

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衡案、盈本或作寅、非、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

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

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衡案：遐，遠也。謂猶告也。遠不告，言告之也。藏，善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

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

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

取義。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衡案：上匪，毛詩作彼，蓋匪彼同音假借。八年傳：如匪行邁謀，杜彼注

云：匪彼也。讀與彼傳同，故不復釋也。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

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

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正義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

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為對賓之榮樂也。王念孫云：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

賦鷄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為賓寵榮也廣雅譏諫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衡案時鄭伯及趙孟鄭六卿皆在焉故云公怨之賦詩比德所以榮賓也伯有志在讚趙孟事良君而不知所以讚之乃言己君無良以影出晉君之良欲以為趙孟之榮故云以為賓榮也若專以鄭伯為無良誦之賓主之前罪不旋踵伯有雖狂妄亦必不為之故知其志在美晉侯也杜以賦詩為賓榮淺矣唯怨故刺故其能久鄭注論語云怨謂刺上政非訓怨為刺也

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

王念孫云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

連讀謂伯有必傲天幸乃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亡二字連讀亡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得亡不幸則為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為戮也叔向曰然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

鄭殺良霄傳

釋文稔而甚反衡案已甚也叔向不專斷於詩并論其行故云已甚者侈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

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正義服虔云向

戍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杜以為謙則向戍自以為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衡案此盟事體甚大及將敵嘖有煩言若事破向戍之罪不容於死今也幸而成矣故曰免死之邑疏說是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衡案：威不立，則恩不著，故兵者所以昭文德也。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文釋

蔽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蹄也，正義服虔曰：蔽，蹄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衡案：此盟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季孫憂之。至欲以魯視邾滕，其疲弊諸侯，可以見矣。服本作弊，訓罷，道弊二字連讀是也。王董訓掩，其義大汎。惠棟訓斷，則益失之。又案：陸云：服王董並作弊，孔本則皆作蔽矣。蓋舊本作弊，服讀為弊，故云蹄也。

一讀如字，故云罷也。王董訓掩，則皆讀為蔽矣。杜從王義，後人遂改為蔽耳。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

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釋文：己音記。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陸粲云：詩周頌假以益我，我其收之，朱傳謂即此詩云：何

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譌也。惠棟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譏以謚我，譏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古謚溢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譏，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段

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也陸德明云沍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謚沍皆同部相假借衡案

子罕罵向戌欲使之慎其後是嘉之也而向戌從之故君子引此詩以美之轉何為假訓為嘉恤訓

慎於所引之義尤為深切益信唯古人善讀古書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

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無咎棠

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

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衡案以不立彊推之偃與無

傳云有疾而廢之明其疾不足以廢其廢而立明

之出二人意也杜云有惡疾未達傳意也成請老子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

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

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

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癸釋文癸盧蒲

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

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

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

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

左傳卷之六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癸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

晉泣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敬子蕩將知政矣敬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

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

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

詳矣。

陸粲云：劉敞曰：杜云：頓置兩閏，詭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歷，置閏疏數不齊。

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年

已再，而頓置再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

曰：傳言司歷過也，蓋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

云：官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歷非也。至哀十二年

又注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此亦謂魯

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歷不

與春秋相符。杜亦謂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

豈遽廢頒歷之禮？諸侯亦安敢輒為之？魯歷既差，

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

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萬斯大云：

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考上會宋傳，五月

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

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

亥矣。傳言是也。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

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為今七月。

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

遽以無冰為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注曰：前年知

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

冰為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為之辭也。善

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

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衡

案：杜長歷固不足信，其七十一年間置二十四閏

者，據傳再失閏之文，而妄撰之耳。然古之通歷者

必驗諸天象，明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歲星右行，今當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歲

杜頓置兩閏之說未可遽非焉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傳不言失閏而後世言歷者皆以為入食限則再失閏皆在其後矣蓋二十四年二十六六年皆當置閏而失之也萬謂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遂以傳辰在申為妄言古歷置閏於歲終其法尤易知今四年間再不置閏恐無此理其言似可從矣然左氏以辰在申證食當在九月而釋之曰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豈無由而言之哉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當時司歷失閏之明證何獨疑於丘明之言哉

左傳輯釋卷十六終

彥根

澀谷啓子發
成瀨篁伯功

校字

